



832598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七

國朝

赤緯圖

天德堂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治體

此卷所言皆論治道蓋治平之學已裕於隱居之日

一旦得時而出直舉而措之耳為治必君臣一德故

以所論君臣德業附焉

聖賢之學只是脩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居業錄

卷七

能自新者必能新民

自新為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

新而能新民者

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物我一理未有脩己而不能治人者亦未有己不脩而能

治人者

脩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此誠不可揜處王道之本歟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脩皇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脩身便是王道

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易曰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知此則知無爲
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誠小區區才智不足道

聖人只是一箇誠所以能動物

在上者身旣脩理旣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
而民已歸服景仰况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
旣出刑罰旣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
自不能已

居業錄

卷七

二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子子
之義

聖人之道大行薰蒸漸染得人皆去爲善所謂黎民於變
時雍是也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
於其所而已

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脩政立事
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脩則本益厚然末出
於本非兩事也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觀二

南之詩可見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爲難故曰順以動天地如之
况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世不知窮理以
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聖人只是盡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聖人固欲人之感
化亦未嘗有心也故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虛中無
我而已

行王道者自脩上要工夫到施爲上若不費力伯者雖不
用自脩工夫然施爲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

居業錄

卷七

三

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置他自然順而易伯
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
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崎嶇學者所
宜精擇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可見感應
之理如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
下平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
觀而化也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天下何
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虛中無我有感
必通誠能動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明感化

之機不動聲色蓋在無聲無臭處其原是一本此無爲而天下治其要在謹獨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起區區計謀不足道

聖人爲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民皞皞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歡娛然其所感者私而狹所爲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

感應者爲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也無聲無臭也卽所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善爲治者脩身

居業錄

卷七

四

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顏子克己復禮于天下人何事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已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知此則聖人爲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感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眾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眾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

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眾莫不懲賞當乎理眾莫不勸故此又爲馭眾之柄也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旣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天地人物分雖不同同此一理形雖不同同此一氣故聖人所以眞實懇惻以仁民愛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強而爲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強也所以然者理一氣一故也

居業錄

卷七

五

聖人救世之心如此切者是仁心之懇惻體用之自然也政教須要上下流通

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眾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脩德任賢兩事爲要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薰蒸淪浹仁及一世上

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

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

民全要脩身

人君治天下不難只脩身為難未有身脩而天下不治者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脩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人倫正則風化盛天下治

為治之道有二脩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

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脩決做不得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為治

居業錄

卷七

六

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抑陰助陽乃理之當然非聖人要如此亦是聖人作用處

宜思得之

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

蓋恐其智巧奸偽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

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

其民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

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

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之地以為因故功德

不及斯民所以終爲匹夫自秦而下以強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翰屏夾輔之勢而姦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王之興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爲治者不過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旣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心同此理

屠業錄

卷七

七

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箇道理原頭以爲此心此理無不同非真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旣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况禍敗者乎

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辯王伯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伯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貴賤雖殊物我一理能脩己必能誨人能誨人必能格君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才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爲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

國定矣

只得一箇首出庶物之人爲君則天下治矣君賢必能擇

相只得一箇才德兼全之人爲相則賢才引類而進庶

職脩矣庶職既脩則庶事治庶民安庶物阜矣

大抵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

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安石者

以安石利心與神宗合也如安石憂財力窮困而言治

居業錄

卷七

八

財之道神宗卽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爲急務此二人

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眾

人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既得則樂

而用之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聖人作事甚麼簡要後人費盡

機關氣力做事不得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

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於鯀則曰嗚

哉方命圯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

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馭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脩君心明欲君身脩在於學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脩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眾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賢才進賢退

居業錄

卷七

九

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訟此有司之體也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住不得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力作事不得

爲政須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爲政之道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脩身又爲得賢之

本未有身不脩而能任賢才者

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知人在於脩身脩身莫先於窮理窮理者在於讀書論事推究到極處

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祿食必生事擾民

凡長貳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人各從其

居業錄

卷七

十

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

按察之職專在於舉賢退不肖察民之休戚俗之美惡責其成於有司以郡邑之治亂爲官吏之功罪而進退之則憲綱振而庶職舉庶事治矣

朝廷建立治道委之郡縣若郡縣得人則政自治民自安又立按察官以統御之察其賢否而進退之審其功罪而勸懲之則事體歸一自然簡易順治或三年一次欽差御史朝官以旌勅按察戒諭省視之可也不必使侵按察之權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

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
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
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
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
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
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
人必亂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類從君
子用則賢才舉德政脩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虐

居業錄

卷七

十一

政多安有不亂

未有官不得人而害不及民者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
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
道成矣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
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
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
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

爲姦未有舍此而能濟者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霸者以智計

處事便小

五伯只是心私所以做得事小

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王者是行其所無事伯者是有所造爲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居業錄

卷七

七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脩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

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

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伯

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

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姦雄小人

伯者非有利於己底事皆不做言與己無干也不知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乎脩己治人

之道故羞稱五伯

伯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伯者亦要假仁義方
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
便是私吝心卽流於伯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
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卽在民心上後世爲政者反欲
愚其民何哉

天下之事只當順理而處之

爲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居業錄

卷七

三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矣

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
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
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
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
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
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

會錯了

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
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處
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功名智計之人竊得些道理去用以成其私然遮蓋不過

多不得善終

救弊甚難若從末上救極費力須從本原上理會則弊自

然革觀孟子明道告時君便從本原上整理此乃善救

弊者

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

居業錄

卷七

丙

小人

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

職當爲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救之則

是聖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

程子曰敬下驕不起只是謹密畏慎底意

自驕者必好人諛己小人由此而入故曰居上而驕則亡

人肯自脩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

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脩者則忌

聞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好諂諛則讒諂面諛之人進

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姦邪是自伐也豈楚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是宦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君子退則虐政施人
民怨盜賊起兵戈與國亡矣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畋或暴虐或任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爲君者必兢業脩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脩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弱削若不復讎討罪則三綱不振
居業錄 卷七 五
人心沮喪而國非國矣故脩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中國可振王道可行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二者皆天理也非私也帝王無二道所遇不同也

天下只是箇公與私義與利而所爲所成迥別天地革而四時成與湯武革命皆是至公義所當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湯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勢之自然非有心於得天下若有心謀天下便是私而不義湯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國愛民及德盛民歸自不容已而桀紂之惡日甚

天下之民皆引領望之救已戴之爲君湯武亦不得徇私逆理違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紂失君道天命已去湯武盡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旣誅桀紂則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湯武而別求君湯武亦不當舍天下而不爲君此如四時之革理勢氣數之自然非有心於革也如秦革周漢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謀奪其位非天命所當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絕何謂不當革曰周秦隋天命雖絕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勢自然之革况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時之無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謂武王伐紂旣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

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况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相讓而共治曰以誰爲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

爲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
之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
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
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
武爲諸侯豈不自在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蓋君者所以爲天
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非惟失君道又
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
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

居業錄

卷七

七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終過此則迷復矣能悔者猶救
得一半秦穆公漢武帝是也終迷者秦政項羽是也亡
無日矣

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
秋以明之

春秋之時伯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悼然
桓公之才大晉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
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爲之何如曰使聖人
爲之必率諸侯以循軌度輔屏王室攘荆楚安中國朝
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僭王之吳楚譚弦江虞必不

見滅信義既孚盟歆必不履用仁既洽陳鄭必不肯
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
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
如桓公攘天子之權以濟己之私也

春秋不與五伯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
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真心去行仁義春秋
亦與之乎曰他若以真心行仁義卽王道也春秋不必
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
爲之如何曰聖人正己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
興教化安中夏攘荆楚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容楚人得
居業錄

卷七

七

以猾夏僭王秦晉得以坐視不朝屈完必不敢抗盟而
自服矣

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頗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
智計其勤王者反致凌逼力戰屈楚不由仗義然則桓
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到此分
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邵康節言皇帝王伯之道此以世變氣數而言也以理言
之帝王無二道一於仁義而已伯則自齊桓創始觀其
仗信義尊王室攘荆楚安中國亦可謂有爲矣然原其
心非有仁民愛物之誠論其身非有明德新民之學其

大本固已虧矣設施措置雖能假仁義結人心一匡天下亦不過欲成己之功名伯業而已其效之所就亦不能使信義感孚王室真尊中國真安荆楚遠遁其視帝王之心與天地萬物同體發而爲用萬物各得其所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大有愧矣故其功罪相半利害相等如當時雖以尊王爲名王室未能真尊者其號令威權悉歸伯主也當時楚雖抑其憑陵然僭王之號未革是荆楚未能盡攘也文王之爲方伯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當時秦晉恃大而不會遂譚以失禮而見滅其餘或篡或弑或滅或降是中國亦未能真安也原其由皆居業錄

卷七

九

因齊桓無正心誠意之學無以格上下之心感孚天下之人是以功烈之卑也雖然自三王以下功未有大於齊桓管仲者故孔子猶有取焉邵子於皇極經世猶數之也

世變難說聖賢多只說得箇大經大法其變易無常處亦說不盡孟子善說世變其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觀其說一治一亂處甚好但其說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說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三代以前是如此三代以後多不如此秦晉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漢高帝德非舜禹

亦得天下蓋時勢不同事變不一古者諸侯萬國各固其疆宇以愛養其百姓必有君臨天下之德然後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共尊然後可得至尊之位苟無其德則列國諸侯之眾非惟不服且將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雖有其德無天子之薦亦不得天下自戰國以來天下諸侯消滅將盡七國之中無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勢力戰伐相爲勝負至於併吞之久惟秦最強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國消滅已盡秦始爲帝秦又視己之德暴天下未嘗心服若更封建則尾大難掉乃立郡縣更立守令不使世守

居業錄

卷七

十

疆土世君其民而易於制使然郡縣無諸侯封疆之固守令無諸侯世守之權又無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惡旣盈陳涉以匹夫起兵而郡縣遂不能支四方豪傑莫不奮起秦之宗社有必滅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勢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雖多然才氣識量無有過於漢高者則天下之勢固當歸漢故劉季以匹夫而爲天子厥後或以戰爭或以篡奪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爲天子亦多雖因聖王不作亦由郡縣勢輕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雖得天下多滅亡不久故聖人而不得君師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

夫而得天下自漢高帝始

漢高祖只勝得一箇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著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向在南昌與張廷祥論三代以下有漢高祖天資朴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真儒者出舉先王

居業錄

卷七

三

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雖有張子房乃雜黃老智謀有餘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蕭何等亦非脩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慨然欲大有爲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實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復天理故漢武雖以有爲之資終爲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爲當時有程子等真聖賢之佐惜乎爲王安石所開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敏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爲相安石爲參佐亦可有爲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濟時復三代之治如反掌

故廷祥以爲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而用尙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馭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曰光武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

居業錄

卷七

三

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爲不過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爲心只以救生民爲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內皆引領向風感於仁勇於義况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爲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旣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漢高旣欲爲帝韓信豈不欲爲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爲漢高惜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爲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全具於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曷嘗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聖人體具於中用之發於外者自不容己其仁民愛

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
皆涕泣思親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况桀紂暴惡已
極天命已絕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桀紂
天命絕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爲天下臣民之主
天命之以養斯民者今乃逆天爲暴則自失君道自絕
其命不可爲君矣况天命只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則
天命之絕可知曰周室旣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義
何也曰春秋之時周室雖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
周未忘觀黍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雖以齊桓晉
文之盛猶曰咫尺天顏踐土猶三覲王曰使孔子居桓
居業錄

卷七

三

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脩明文武周公之典以
號令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興禮樂明教
化若攘荆楚安中國乃其餘事耳

漢高祖在霸之上唐太宗在霸之下宋太祖兄弟則入於
篡弒元世祖以侵陵而得天下世道之降可知我朝
太祖有功於中原其得天下最正也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爲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
欲求爲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
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
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惜乎
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

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
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
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
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
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
不學之陋自見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詳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理乃
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責太宗與高祖謀天下皆

居業錄

卷七

七

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當時建成
太宗元吉各置僚屬將佐勢固相軋若使太宗無利心
兄弟骨肉之閒一以天理相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
焉如建成元吉見疑解辭權位退讓處貧如終不容嗇
死而已不可殺兄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
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微處置不去也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弑逆之罪聲大義以討之此
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謀取天
下惜乎無學未嘗窮理正心去私窒欲以當然之理處
當爲之事伸大義救民命故用許多智計甚爲鄙陋其

立心殆與竇建德等無異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世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聖王之學必仁義奮發誠心誓眾聲揚廣弑逆之罪毒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檄州郡播告天下宣諭兩京以爲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傑共興義兵以行天討則義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唐太宗天下一家是誇大自矜之言背春秋之義故唐世有兵戎之患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絕居業錄

卷七

七

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氣運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漢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宋徽宗畫最妙世傳爲至寶徽宗爲君玩物喪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則非秦以兵力

之強戰勝攻取數十年間使生民肝腦塗地方能併吞以合於一罪莫大焉何功之有三代以下惟漢以功取天下唐則功過相半宋雖篡逆於生民亦稍有功惟我太祖掃除紅巾可謂有功矣三代以下取天下以正者惟漢與我朝也

天生蒸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爲暴便失君道篡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爲之臣智力勝者僅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居業錄

卷七

亦孔之將見得聖人爲國爲民之心至誠真切無一毫自利之心故六軍之士感戴誠服而心化非但勞而不怨又以周公爲哀已而爲之感謝之無已也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

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事勢當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弑逆光武之於更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爲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善處君臣之變者也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蕭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秦沮撓於內也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溫公爲相金人不敢擾邊賢人之勢

居業錄

卷七

七

重如此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與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爲耕因其民以爲眾推恩立信以鎮撫之吾氣既壯則賊氣自奪

孔明不死魏必可滅彼時司馬懿智窮力屈不敢出戰三軍之氣已喪只二三年魏可取或曰使伊周爲之如何

曰聖人德化速設施大尤非魏所能當也

荀彧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餘其妻弑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人爲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謝安勝秦而折屐又安足爲喜中原淪沒於苻堅不能匡復僅得一勝而展齒折器量之小可知若知道義底人必思中原赤子塗炭於苻堅必臥不安席乘時奮發以救之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爲相之責其重如此安當慚而喜謂之識道理可乎

居業錄

卷七

三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矣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尙清雅曠達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爲事都不做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旣用姦邪自息如春陽旣長陰凍自消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倖成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徧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盡其才豈宣公不以格君心爲先務乎

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八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治法

此卷所言皆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盛之治也

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居業錄

卷八

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禮而禮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風俗興教化蓋禮樂之體用卽聖人之體用聖人之體用卽天理之體用

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

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脩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脩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爲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

居業錄

卷八

二

一偏也

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胷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無臭處然政刑禮樂旣具教化愈行天子是天下之君乃天下之主諸侯是一國之君乃一國之主故有奪宗奪嫡之禮卿大夫雖貴非君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只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不敢奪

宗奪嫡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中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况地有肥瘠年有豐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爲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嘗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廡不應顏淵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皙伯魚在下答者只曰以傳道爲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於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宐別立一堂於聖殿之後以祀顏路曾

居業錄

卷八

三

哲伯魚乃爲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合升程朱於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殿狹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於廡只用顏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祀於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德無愧顏孟功亦不在顏孟之下

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地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剔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闕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居業錄

卷八

四

明道學校養士劄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滄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爲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卽理也裁而制之則爲法度法度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宐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爲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爲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畔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

眾不爲用故中才之人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智勇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固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國養其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爲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爲封建不可復誣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爲治固不必封建也

封建諸侯先儒以爲當復者又有以爲不可復者以爲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之患以爲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爲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才之主皆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

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乎
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
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
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
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
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
張子房說漢高德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
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透

作事須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
居業錄

卷八

七

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悌君子退不
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
搜訪薦舉如舜舉於厯山伊尹舉於莘野傳說舉於巖
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
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
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
作興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
反廢人進脩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
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閒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

賢才國之楨幹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鉤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剝其廬其後宦者悉爲袁紹所誅無少長盡被殺殺二千餘人有非宦官因無鬚而誤殺者

居業錄

卷八

八

程子以經義德行材能三物取士者何也德以化民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然後才德進而無所偏

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尙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藝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武則天做起

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只行薦舉法亦可得人今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勵人自去進善但不如周官教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

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摩之道閭族鄉黨旣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今之學校以文詞取士不若莫立任其自去脩身只行訪求賢才之法亦可得人蓋非常之才亦未必全出於學校如伊尹在有莘傳說在巖下太公在渭濱孔明在南陽皆訪問得出必如程子學校選舉法方能成就人才

居業錄

卷八

九

變化風俗若只以文詞立學不如不立之愈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循有序國有學無不教之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祿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爲學傳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

名利祿文人詩人盡歸於道德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
不流於異端倡優技術亦皆變於正人矣

治人在才與德以文詞取士與治道無干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
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縉說今之秀才有六七
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資
縉以爲然

今以文詞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趨於利祿逐末趨利
風俗焉得不薄人才焉得不喪小人才鮮有不沈沒
者既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員罷去科舉只

居業錄

卷八

十

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采訪賢才而薦舉
之朝廷君相裁量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奮勵以自
進於才德豈不勝於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終日只去
采截題目綴爲浮詞以希富貴而於身心全不知檢德
行全不知勵乎且朝廷可得些實才用此是羸法終不
如程子學制盡教養作興之道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
更要教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
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

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
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
文字故學官皆閑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
必皆奮勵以進其才脩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
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朱子稱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
三十年科舉始得看來科舉空言真無益於事徒壞學
者心術喪學者精神不如實選人才人有所感激濟得

事

居業錄

卷八

十一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閒有些好人出來
皆是天資自美若不立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今科舉專以文詞取士使人不知趨向

以科第取人壞了多少人才若不行周禮賓興法只推訪
薦舉猶可得人爲士者亦知志於爲善德可脩才可進

今科第取人人只去麗其辭不知志乎善矣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
俊豪邁壓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
教不行多由於此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

能盡眾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
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
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
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
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
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
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
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
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爲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

居業錄

卷八

七

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卻令憲長推
擇其可爲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者
申奏於朝君相審察其實而授其職長貳既定其餘僚
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申
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
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
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
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
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僚屬乎

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用人

按察司乃郡縣之綱紀綱紀既振則眾目畢張察有司之
天賢否而進退之則綱紀振矣脩政條而分任有司則眾
目張矣

今天下監司郡縣大小官俱選自吏部雖伊周無許多眼
力故慎簡乃僚乃周公之法若使長官自薦所知之賢
才可居僚屬者朝廷審其實而授之職亦甚簡易何患
不得人乎或曰欺蔽奈何曰長官賢自不欺蔽
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挨排法科舉爲信采法言非推用賢
才之道

進君子退小人此爲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好賢
居業錄

卷八

三

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皋陶稷契未出
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
復古兵民旣分食者眾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
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天下之衣食皆出於農爲國者當閔恤勸督上而百官人
士下而役隸工商皆喫用他然上下相維本末相資亦

理勢之自然先王因而裁制使各得其分釋老與坐食
之兵古所未有也所以百姓愈貧貧而曰貧
井田必當復封建不復猶可故明道程子論治法及經界
而不及封建要與人人去耕要與人人有田耕今天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
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
天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
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要與人人有田耕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
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貨這半年食始能接新

居業錄

卷八

古

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生貨一本
作借貨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
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井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
賦斂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蟲
蝗或坐食者眾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

天下不耕而食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多上一本
有反字

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
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

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宐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自井田之法不行人富者少貧者多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

併之愚民常少衣食少衣食固因無田地然賣田亦出於不得已若無人買亦無從得銀

穀所可稍者用智謀耳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牽天下之民務農重穀

居業錄 卷八 五

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

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

財有大道則財恆足亦此意也

貢賦只合貢國家當用之物觀禹貢則可見如珍禽異獸

奇花異草皆不宐令之貢向在浙江見福建貢禽鳥花

草樹木費多少人工路費財力又聞番人貢馬其費不

可勝計不過供耳目之樂百姓受害不可勝言或曰遠

國來朝必有物來獻豈可盡卻曰遠國來朝獻其土物

固不可卻然亦須有益於用乃可奇玩之物受之何用

况犬馬犀象難致之物多費供送害民必矣如貢一馬

一象費用多少人力財物况禽鳥花木止供玩好反費民財力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乎使民不得耕耨以養父母所害尤大

田賦通考曰田之賦不獨爲人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糴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豪強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

居業錄

卷八

末

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赦田稅貧民未嘗受惠苟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賊君子不爲用小人在位吏緣爲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爲真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闊狹每區以百畝爲率每畝以百步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旣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

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爲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爲子而增減以授之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爲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民不怨上思亂

井田民食所在不可不復學校人才所出不可不正爲治之道則因時制宜郡縣而治亦可也

居業錄

卷八

七

兵與釋老哺食吾民三者皆當歸之於農務農講武並行而不相悖

今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徭阜隸月錢亦是加賦之意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爲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四民各有其業則賊盜息今之賊盜多是游手無業之人爲之

慝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強者爲強盜弱者爲

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効勤爲先也

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恆產與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

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爲盜故孔子

言庶富教爲盜皆游民懶惰者聞有爲饑寒所逼者如前條所言者多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

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爲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

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於暫時亦利害相半

兵以仁義爲主內治爲先嚴紀律明賞罰齊號令伐罪勝

敵乃外事也誅有罪弔無罪兵不血刃彼自迎服王者

居業錄 卷八 太

之兵有征無戰

兵主於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爲本其殺人者不得

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

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

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闊是他師

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明兵士奮

勇効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

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

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內外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于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出四書章句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春秋左傳曰理氣不相離兵以義起則人心自奮氣自壯雖不可全用詭計亦須計出萬全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漢書

居業錄

卷八

九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如此則必有敗亡之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宋史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利己殺人逞忿快欲宋史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忿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亂賊之心事罪惡以昭告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

敵人之心是以苦於戰鬪而不足以正天下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如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
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亦知畏
愛方好問羊陸如何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爲敵國
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動自不用許多
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擒盜賊明賞罰爲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旣明
功罪旣著能否旣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賊勢自消
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以寡擊眾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心

居業錄

卷八

五

奮勇那邊人心懈惰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再無別
法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衛國家則人人皆當盡力
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晉竭作

古者民卽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旣無寓兵於農之
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
今旣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

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
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

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興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爲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爲之帥脩明

居業錄

卷八

三

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准可免饋運又可漸復井田

禦邊塞以守禦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此不易之定論如漢武唐太宗竭力以事攻戰致使國內虛耗人民窮困非安撫之道夫本國德盛邊塞自賓服蓋內洽脩則遠人服上也堅守要害次也勤兵遠討下也

禦邊塞之道當脩德以服之立兵威以鎮之守信義以格之備要害以限隔之使各安其所而已不可貪其土地貨財貢物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

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爲兵或子
孫小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遴選賢
能爲之主治無事時脩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時則簡
練精壯者以爲兵行太平難矣萬民當併小親不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爲之戰也雖
使戰勝終必敗亡果然費得矣只許王散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二則阻人悔過絕
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小葉宗流黃蕭羊若
殺降誅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
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居業錄

卷八

三

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
從而處置之三晉至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羊若
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得其人郡
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費傷許多兵力若王道旣行仁
義旣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邪俱息自無此等事
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
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
爲亂漢自亂也非黃巢能爲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爲
亂元自亂也五葉宗流黃蕭羊若

後人

此書皆後人之遺蹟君子進即推斯道以開斯民

則田園無主其生所賴者英才而教育之即其

也

門之及以兵備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八終

居業錄

卷八

三



夫足以制之及其捐歛費傷許多兵力皆王道既行仁
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賈誼在位石那想息自無此意
此居之五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
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民暴自起也非焚也
焚亂自亂也非黃巢能為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
亂元自亂也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九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教人

此卷皆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斯民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卽新民之事也

仁是生理之具於吾心者故孔門之教以求仁爲要仁是本心至親切道理故孔子教人就此處求敬則本體立孔子教人以此爲先

居業錄

卷九

一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脈便相貫通

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

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本領
學問可次第進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
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
子只說主敬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莊整嚴肅若著實做得自
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滢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良知良能本於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
自幼便教之灑掃應對孝悌恭敬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人處

居業錄

卷九

二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程子開示學者最切處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教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
之心

孟子中庸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
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賢人
手段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
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
與效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踴躍去做工夫但
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孟子才高在心性原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

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居業錄

卷九

三

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乎

要斷截學者邪路使不入異端須教之小學上做則基本堅實自無空虛之患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卽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方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九終

